

魔笛天籁驻人心

陸春齡

海上談藝錄

王曉君著
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

上海世紀出版集團
上海錦綉文章出版社

海上谈艺录丛书

魔笛天籁驻人心

王晓君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魔笛天籁驻人心 / 王晓君著. — 上海 : 上海锦绣
文章出版社, 2013.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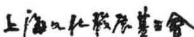
(海上谈艺录)

ISBN 978-7-5452-1247-1

I. ①魔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陆春龄 - 评传

IV. ①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51506号

“海上谈艺录”丛书获  资助

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沈文忠

统 筹 倪里勋 郭燕红

责任编辑 吴 迪 胡 捷

特约编辑 孙建成 司徒伟智

封面设计 姜 明

技术编辑 李 荀

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

书 名 魔笛天籁驻人心 · 陆春龄

著 者 王晓君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(邮编20004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

规 格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11.75

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2-1247-1 / J.806

定 价 3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-56477080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本书图片由传主方提供, 如有异议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目 录

艺术访谈

民乐随时代 曲意入佳境	003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艺术传评

第一章 清贫的生活	017
第二章 翻身不忘共产党	035
第三章 走进艺术殿堂	054
第四章 艺术教育家	081
第五章 触类旁通，其乐融融	104
第六章 幸福与苦难	125
第七章 愿为人民吐尽丝	143

附 录

从艺大事记	163
后 记	171

艺术访谈



演出之前必须静心，要戒除一切杂念。一旦上了舞台，最重要的一条是“忘我”，也就是说在台上没有了观众，也没有了自己，只有乐曲的内容、曲调、风格、艺术以及音乐形象的塑造。没有观众，没有自己，也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观众。

——陆春龄



作者王晓君（右）与陆春龄

民乐随时代 曲意入佳境

时间：2012年10月15日

地点：陆春龄寓所

采访人：王晓君

被采访人：陆春龄

2012年10月15日下午2点，我应约赴淮海路、吴兴路一幢声名很大的居民楼采访。楼内居住着多位学者和文艺界知名人士，“笛王”陆春龄也居住于此。陆老住屋和普通人家一样，三室一小厅，煤卫虽独用，但很小。因为一人居住，陆老将正房改为客厅，客厅15平方米，左壁挂着书法家任政的“龙吟虎啸一时发，万籁百泉相与秋”之对联，右壁上挂有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其合影的黑白照，及他与江泽民、伊丽莎白女王的合照，还有中国首届金唱片奖的原件唱片。北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“寿”字，“寿”字前面博古架上置放着陆老最喜欢的一匾奖状，即新加坡、纽约《民族评论》杂志颁给他的“国际终身成就奖”。

10月1日，他刚从香港参加“天和传九州——向陆春龄先生致敬，陆春龄教授作品音乐会”活动归来，此次活动由香港文化艺术中心举办。谈到香港媒体赞誉“听陆春龄吹曲，就如同穿越时光隧道一样，听到的是江南丝竹本来的模样，他的音乐散发着当年上海街头和江南的韵味”时，陆老会心地笑了。

访谈在轻松愉快中开始。

豪情满怀尽风光

王晓君（以下简称王）：陆老，您是南派笛乐风格的演奏大师，为中国的民乐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，想问一下，您是怎样走上这条演艺之路的？

陆春龄（以下简称陆）：小时候，家里人都喜欢民乐，每到休息时，他们吹拉弹唱，热闹非凡，我所受熏陶不少。另外，一根小小的笛子在吹者手中，能吹奏出各种各样优美动听的曲子，听那活泼的欢乐之音，开人胸襟。吹到委婉之处是那么的感人，令人陶醉。再说，在江南丝竹和十番锣鼓等乐器的合奏中，都是以笛子为主，可有面子了。何况，笛子材料便宜，制作简易，携带方便，是穷苦百姓自

娱自乐的主要乐器，就这样自觉不自觉爱上了吹笛，且爱它一辈子，至今还在吹着它。

王：听说您的师傅孙根涛是皮匠出身，他与瞎子阿炳有着同样的遭遇？

陆：我的师傅是老皮匠，他善良，善解人意，特别是他对江南丝竹中的笛、箫、笙、二胡、琵琶、三弦样样都精通。平时，他也参加我们“陋巷乐队”的活动。他没有瞎子阿炳流落街头的坎坷人生，也没有瞎子阿炳那么多的创作，更没有瞎子阿炳流芳百世的作品，但他同样生活在最底层，对现实生活有深切的感受，所以他演奏的作品，情真意切，感人肺腑。

王：旧社会，你开过祥生出租车，踏过三轮车，做过车床练习工。每当困苦之时，你会吹起笛子纾解心情。是什么时候使您感悟到笛子必须为人民服务？

陆：使我感悟最深的当是在江南造船厂当车工，你想想，中国人的工厂被日本人侵占，他们管理工厂，动辄打骂，轻则抽打，重则打死人，他们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来看待，那“亡国奴”的味道实在难受。那时起，我意识到中国人应该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，要用实际行动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，真正使国家强大起来。我不能光用笛子来诉说自己的苦衷，表达内心的思绪，更应该抒发出人民大众的心声，用笛音奏响时代进步的号角。

王：陆老，客观地说，您和许多老一辈艺术家一样，都是以民间艺人的身份，走进现代专业音域的领军人物。请回顾一下，您是从什么时候投身到专业音乐工作中来的？

陆：确切地说，当是从1952年筹备上海民族乐团开始。上海民族乐团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大型民族乐团，是国家体系较专业的一个音乐团体。在这里，我一改以前丝竹协会的松散性，进入到较系统、有针对性的排练演出，为追求抒情、秀丽、细腻、连贯、柔美的曲意，更好地为江浙市民服务，满足他们的音乐审美要求，我也从业余的吹笛手转为专业演员，渐渐地成为笛子表演艺术家、音乐学院的教授。讲到底，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人民音乐家。走上专业道路之后，我也不否认自己勤奋、好学、钻研，只有外因之力而没有内因之功，也是成不了家的。

王：陆老，您吹笛有85个年头了，请谈谈您的风格行吗？

陆：实在不好意思，风格等是观众和同行给我冠的头衔，我以此作为鼓励。

我吹笛讲的是“气归丹田”，也就是说，比较强调胸膜式呼吸的运气法。首先

我用气量和气压来阐释各音区的统一，用口风控制强弱，特别是屏息静听的弱音技术，不是我自夸，可以说是亘古未有。在“实”与“虚”的关系上，兼容并蓄，达到“强而不噪，弱而不虚”的效果。这样，笛声可饱满、圆润、委婉、清澈、细腻，如我创作的《今昔》及改编的《鹧鸪飞》。其次，我也强调指法，我根据气震音原理开创指法震音，使泛音指法规范化，这样可以丰富笛子音乐的表现力。用赠音、打音、颤音、叠音、前倚音及小颤音，使南派笛子的味道更足，我在《小放牛》曲调中运用得比较多，因此，音色特别纯净。我也注重舌尖功，我运用介乎“吐”与“呼”之间的“轻吐”技术，这样声音更清晰更跳跃。我还通过舌尖和手指发出“叠音”技巧，把江南丝竹的笛子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如我创作的《喜报》、《吹支山歌给党听》、《江南春》，都用了这种技法。

王：您和老一辈笛子艺术家如冯子存、赵松庭等，在中国民族音乐事业中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。请您具体谈谈你们各自的贡献？

陆：说贡献谈不上，但在这个领域中有想法是很多的。比如，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下，使毫不起眼的笛子成为20世纪中国乐坛上独领风骚的乐器之一，不仅将江南丝竹中的小打小闹的笛子搬上了舞台，而且还让全世界的人民听到了中国的笛声，使笛子走向了世界。这自然而然地提升了笛子的品位及身价，无意中，我们也成了笛子领域中的领军人物，从而引领大家把中国古老的笛子推向了新的高峰。我们不仅演奏，而且改编老作品、创作新作品，我创作的协奏曲《江南春》，也开创了民乐协奏曲的先河，人家说这是里程碑式的创举，因为从古到今这种形式在民乐的舞台上还未曾有过。

王：您创作、改编的乐曲很多，如《今昔》、《喜报》、《鹧鸪飞》等曲目都是朗朗上口的经典曲目，您能否将这些作品归类，便于我们记住。

陆：一般来说，我创作的笛曲可分为三大类：一是根据江南丝竹、传统民间乐曲和古曲进行改编、移植的乐曲，如《小放牛》、《鹧鸪飞》、《关山月》等。像《鹧鸪飞》，我还将它分成“原版”和“花版”两种版式，让笛曲在不同场合下更能发挥其作用。二是深入生活，以江南丝竹音乐等传统器乐乐曲、地方名歌和戏曲为基础创作新笛曲，如《江南春》、《今昔》、《喜报》等，这些曲目的创作都是我有感而发，是我内心深情的喷发。还有一类曲目是应景曲目。出访海外，我边访边学边创作，根据外国优秀的民歌和乐曲改编移植，如据罗马尼亚民间曲整理的《飞鹰》、瑞典的《三个姑娘在歌舞》、印度尼西亚的《踏足舞曲》等。

当然，创新不能脱离民族的传统，且又要反映出今天的时代风貌。就拿《江南春》来说吧，《江南春》的最初原型是民间曲调，主要描写了江南水乡的欢乐生活。现在，我们将它改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调，取出具有江南特点的素材，把它编成可供大乐队演奏的器乐，也可作小型合奏、独奏、重奏。它不仅继承了民族的特性，也抒发了时代的心情，表现出现代人所能感受到的欢快气氛和优美的旋律。人类世界的发展总是越来越好。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，人生能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，把自己的专长贡献出来是很不错的，也是幸福的。

王：陆老，您不仅在演奏艺术和乐曲的创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听说您还改变过笛子的材质，用塑料做笛，效果如何？

陆：长期以来，笛子都是用竹子做的。在我国塑料事业发展迅猛的时代，我尝试用塑料材质制笛，想不到也成功了，这也是笛子工艺材质上的新发展。

笛子的种类很多，按音色音量来分，一般分为曲笛和梆笛两种。曲笛因产生于苏州，所以称“苏笛”，音色柔和，流行于江南一带。曲笛除用于独奏外，京剧中吹腔，淮剧、锡剧、沪剧、绍兴大班以及民间乐曲和古典乐曲中都用它来伴奏。特别在昆曲中，唱起来必须用曲笛伴奏，才能传达神情而引人入胜。梆笛在北方流行很广，音色清脆、高亢，在有些地方小戏、民歌和舞蹈中，一般都采用梆笛伴奏。按材料分，又有紫竹笛和白竹笛，北方还有一种枣木笛。竹笛中又以枯竹笛最好。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贵州产的竹子都可做笛，其中以浙江产的竹质地最好。

从汉墓拓片和敦煌的壁画中都有笛子这一点来看，可见我国两千多年前就有笛子了。相传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汉武帝时，张骞通西域后，笛子就传入当时的首都长安（即现在的西安）。但也有人考证，最早的笛子是西亚的纵笛。在埃及金字塔一墓中，还有八人合奏纵笛的图。因西亚产苇管，苇管直且大，那时纵笛多用苇管组成。后传到印度，印度苇管小，又因印度产竹，才以竹制纵笛代替苇管制的纵笛。纵笛几经周折，周代时从西域传入中国。但几年前，我在印度演出时，见到印度演奏的笛都用芦苇制成的，曰“苇笛”。为此，对这一考证，我认为不可信。其实在我国诗经、礼记中也都记载有竹制乐器，如簫、笙、箫、管子、篪、篴等，应该属于横笛、纵笛之类。材料区别，音色各异；结构不同，演奏指法不同，各国风土人情不同，反映的音调也各异，切不可都以外国为榜样，“外国的月亮总是比中国的圆”，这种思想是不对的，要重视祖国的文化。

两千多年来，经过不断改革，笛子得到了很大的发展，音孔由原来的三孔到四孔、五孔，一直到现在的六孔。取材也由最初的苇管到现在的竹笛。竹笛的好坏常常会受到材料和制作上的种种限制。在工作中，我曾先后尝试制过枣木笛、电木

笛、芦苇笛、化学纸笛以及金属笛，都无法令人满意。后来，我和民族乐器厂合作试制了塑料笛，还算满意。塑料笛吹起来声音清脆嘹亮，冷热变化对音色影响也极小。塑料不吸收水分，吹奏时水汽凝结成小水滴，附在管壁，就不像竹笛那样容易受潮，影响音色，而且笛膜也不会受潮。塑料笛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材料到制作处理，都可由人工控制，材料成分不同就可制出不同音色的笛子。用两头粗细一致，管壁厚薄相同的塑料做成的笛子，它的音色、音量、音准也能达到统一。我创作的《奔驰在草原上》，就是用塑料笛子吹奏的，这是因为塑料笛的力度较强，音色效果较好。

当然，乐器改革要尊重规律，一定要为我所用，缘木求鱼一定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。有的人为了出新噱头，取消笛膜，在笛子上加键等。殊不知这样的变法，是为了引人注意而变，形式上看似变了，实际上没有大变，反而破坏了乐器原来的本质，类似画蛇添足。有人在“尺八”上打洞，一次去日本演出，结果贻笑大方，效果不见得好。

艺术家是人民的

王：陆老，您是当代南派笛子泰斗，著名的笛子表演艺术家。请问，怎样才能当好称职的艺术家？

陆：这个题目很大，也很难答。因为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，背景不同，要求也不同了。如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家，脑子里想的就是为党为人民工作，很少谈到其他。而当今的艺术家除了艺术方面的成果，受社会环境影响，还会考虑到很多。

笛子是我的第二生命，我热爱这个事业，自然也愿意为它付出代价。那时既不为挣钱，也不为出名，一心为工作，觉得大家快乐了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现在想想，这也不错，至少我的心态十分平和。

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有伟大的目标，与实现这个目标的决心，更要有一颗爱国的心。一个艺术家不能没有祖国，正如冼星海说的那样：

“我有我的人格、良心，不是钱能买的。我的音乐，要献给祖国，献给劳动人民大众。”当然，作为艺术家必须要有其独立的，能传世的，经得起推敲的好作品，否则会愧对艺术家的光荣称号。

作为艺术家，要能面对自己，不能固步自封。上世纪60年代，物资非常缺乏，我们响应党的号召，深入到山区、农村体验生活，听取人民的语言。记得在山东那一年的大冬天，我们白天参与农民的大生产，晚上住在猪棚里，一天只能用上一杯水。大家照样热火朝天，他们的干劲，他们的精神，就是我们创作的源泉。生活苦

了，但是我们创作出来的作品活了。人民给了我们养料，经过提炼，成为了作品，我们理当要还给人民，为他们服务。

我还以为作为艺术家，不仅要熟悉自己的业务，还要懂得或者熟悉同行的其他乐器，比如唢呐、三弦、柳琴、古琴，这样一旦合作，便可流畅和谐。艺术是想通的，我们也可从他们的乐器中汲取营养，以补自己乐器的不足。

一个在民族音乐中有所成就的艺术家，必须具备深厚的传统音乐功底。音乐当随时代，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，深入到生活中去，把自己的事业融入到生活中去，创作出符合大众审美意趣的作品，这样的艺术家，才是人民欢迎的艺术家。

王：您是笛子界元老，请您谈谈如何当好一个独奏演员？

陆：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。这和其他艺术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如没有扎实的基本功，要想当好一个出色的独奏演员是很难的。有人认为能吹上几曲便能上台演奏了，这是不对的，特别是那些大学里吃过些墨水，受过些高等教育的人更不应该有此想法。能演奏只是入门，修炼的路还长得很，这和画画一样，入门容易成名难。比如一首曲子，你不仅会吹它，你还必须读懂它，它的内涵、意境，甚至是背景都要了解，哪些前辈吹过这首曲目，他们的口风、指法、运气有什么不同。平时要勤学苦练，在练习中不断琢磨，要善于发现自己，也要善于否定自己，在否定中，可能会感到自己吹出来的音符十分难听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舞台上的好听。

演出之前必须静心，要戒除一切杂念。一旦上了舞台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“忘我”，也就是说在台上没有了观众，也没有了自己，只有乐曲的内容、曲调、风格、艺术以及对音乐形象的塑造。没有观众，没有自己，也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观众。在演出中，自己先成功了，那观众也一定会感到成功，这和教育别人，自己先得受教育的道理一样。

王：陆老，您是如何看待德艺双馨的？

陆：笛子是有灵气的，是纯洁的，故而吹奏笛子的人也必须是高尚有品的，否则会亵渎祖先给我们的笛子。我曾在笛子高峰论坛上呼吁：吹笛人必须以德为先。不论是老师学生，还是领导，都应该把德放在第一位。“才者，德之资；德者，才之帅”。特别是领导、老师更应当以身作则，教育学生“百行以德为首”。如今，有的人为了名利，不择手段；有的人自以为自己是笛子天下无敌，就为非作歹。要知道不朽之名在于德，来于德，如缺乏道德，他的艺术之路肯定走不远。要让学生明白，学笛必须要有理想，它是木之根、水之源，说具体些，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最高的理想就是为人民服务，如连这一点理想都没有，那么学笛有何用。艺术来不

得半点虚假，而道德更来不得半点乌龙。只有德修炼好了，那么他的艺术也会持续地放光彩，也会受欢迎。

现在有不少小朋友学民乐，那是好事，也是民乐后继有人的表现。但我奉劝这些小朋友，一定要端正好态度：学民乐到底是为什么？为考级，为加分，为出名？有的老师为了讨好家长，没有原则地帮他们，明明只有5级水平的，定要给他套上个10级，像这样的考级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像这样缺少正确目标的学民乐行吗？立德最重要，要让小朋友知道，能使自己幸福的是德，而不是钱！

王：1976年，您调至上海音乐学院任教，您感到和在上海民族乐团工作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
陆：有，也没有，至少在形式上有了彻底的变化。本是以演出为主、教育为辅，而今以教育为主。开始虽有些不适应，慢慢的也习惯了。音乐学院覆盖面很大，涉及的领域更宽，有唱的，有器乐的；有西洋的交响乐，有中国的民族音乐。尽管如此，各人有专职，学生也各有专业。教学上，可以说是各司其职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但在教学目的上，都应该为我们国家培养人才，为人类社会服务。在教学态度上，也应该教师诚心教，学生认真学，这些方面都应该是一致的。但我总认为，教学上可以灵活些，它可不分场地，不分人群，在学校可以教，在平时生活中也可以教，在大型的音乐会的演奏中也可以教。孔子也说过：“有教无类”，实践出真知。为师之务，在于胜理，在于行义，要身教重于言教。我是十分主张教学相长的，教学就是教他们超过自己，这是一种快乐。老师若总以为自己永远是对的，别人都不能超过自己，那他就不配当老师。称我大师也好，教授也好，我有责任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无私地教给学生，把自己积累的经验讲出来，由大家点评。一山还有一山高，地方跑得越多，我就越觉得自己渺小，不敢倚老卖老。我总要提醒自己：“老当益壮，甘为人梯。”年轻人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是应该的，也是必然的，否则社会无法进步。在讲这个道理时，我也喜欢提醒学生，要青出于蓝，首先要学于蓝，入于蓝，只有这样才能出于蓝，胜于蓝。不管怎样，一句话，教学先教德，德与艺必须以德为基础，否则，艺术的道路永远是走不长的。

王：百姓都说您平易近人，一个大艺术家却毫无架子，而您却偏说自己有架子，而且还有两副架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陆：不错，我是说过的。作为一个人民的艺术家，他本身来自于人民，他的一切荣誉都是人民给的，在人民中间，他有什么资格去摆架子呢？你从事文艺、写作，他从事教育、公务，只不过分工不同，即使你在这个领域、这个岗位上取得了

些成绩，但你也不应该摆臭架子。我仔细观察过，许多专门在“架子”上大做文章的艺术家的，最后都难逃失败。

但我坚持我有架子，一是专供吹笛用的笛架子，包括我装笛子用的笛箱，它跟随我跑了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，对我来说，这个架子不能没有，有了它，我才能周游列国地表演。至于摆曲谱的笛架，更不能少，它可使我看清笛谱，表演更方便，演得更好，使听众更满意。还有一个架子，那就是象征中国艺术家人格和品德的中国人架子。记得我刚出访欧洲时，有个外国人鄙视中国人，我们便遵照文化代表团的原则，以不卑不亢对之。在演出中要有中国艺术家的架子，自信得体地宣传我们民族的文化。我常说：“我们的经济是第三世界的，而中国的文化当是第一流的。”在海外演出时，我们文化代表团对当地的人民特别谦虚、平和，要显示中国的文明和礼貌，这也算是中国人的“架子”。总之，中国艺术家要摆正架子的位置，不要狂妄自大，也不要妄自菲薄。

九十笛翁志千里

王：当今，江南丝竹看似红火，其实是在滑落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、江南丝竹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您，觉得如何来传承呢？

陆：上海是江南丝竹的发源地之一。江南丝竹，19世纪便在江浙沪一带流行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形式。解放后，在党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指引下，江南丝竹发展进入到了崭新的历史阶段，渐渐地向专业化的高层次发展。同时，民间的江南丝竹活动却呈衰弱趋势。自1987年1月20日，由我发起，上海成立了江南丝竹协会，使一度沉闷的江南丝竹亮了一阵。我们组织演出，发掘整理丝竹乐乐曲，在对外交流和培养新生力量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。随着时代步伐节奏的加快，丰富多样的快餐文化对江南丝竹带来了巨大的冲击，江南丝竹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，再加上文艺商业化的倾向，江南丝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，我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

我想，改变这一现状，还要依靠党和政府。好在政府已经重视了，他们将“江南丝竹”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但如何落实到实处，却是棘手问题。江南丝竹分布面广，组织也较为松散，如政府能调动各区县文化馆切实地把它作为一朵奇葩来扶植（千万不能用它来做昙花一现的业绩装饰品），这样层层落实，形势也许会改观。其次，我想能在江南丝竹队伍中充实些青年，只有这样，这一乐种才能活起来，才能有生气。

许多音乐学院民乐系毕业的学生，尽管都学过江南丝竹，但他们不愿问津江南

丝竹，这种倾向是十分令人担忧的。长此以往，江南丝竹很有可能会沉沦或被历史淘汰。当今，江南丝竹却出现境外热、境内冷的趋势，香港、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地，定期举办丝竹音乐会，邀请大陆名家访问演出；而内地要举办一场江南丝竹音乐会真是难上加难。应该说，大陆的江南丝竹专家人才要多得多，但分得较散，人心也散，各自为政。政府如能化零为整，通过一些大型活动，将这些专家人才团结起来，进行海内外交流则更好。

我知道我是传承人，但有名无实，无权无钱，就是呼喊了，有时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。没有强大的背景支撑，要办成一件大事实在太难了。何况，我已是九十开外的老人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力不从心啊！我十分明白我的任务是大力推广江南丝竹，既要保留它传统的精华，又要注入新的生命，继承和发展是我的责任。现在我还能吹几曲，还能讲，还能教学生，还能为民族音乐作出些微薄的贡献，但毕竟廉颇老矣。平心而论，我只能有一分力发一分光，如此而已。

王：近年来，您获奖多多，2010年获“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”，2012年又获新加坡、纽约国家评论协会《民族评论》颁发的“终身成就奖”。这是海内外人民对您一生成绩的肯定，您觉得您的艺术生涯已经到了顶峰吗？

陆：这两个奖是我较看重的，一个是国内的，一个是国外的。我是上海人，能在自己的家乡获此殊荣，特别开心。颁这奖的地点是在上海锦江小礼堂，我觉得特别亲切，因为在这里我多次面对面地为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吹笛，回想起来特别幸福。还有一次获奖是在新加坡，这是全世界人民投票而产生的，他们表彰我“为中国文化和音乐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作出贡献”。我们音乐学院也为此张榜表扬，我很高兴，这也算是对我艺术生涯的完美肯定吧，也许就是我艺术生涯已经到了顶峰的标志。但是，我认为我在精神上的艺术尚未到达顶峰，因为我人生的追求是“生命不息，笛声不止”“艺无止境”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在台上我偶尔也会吹两曲，为大家助兴，静下心来，我还真想构思创作几曲来歌颂“十八大”召开呢！

王：2011年，在上海浦东东方艺术中心举办的“人民音乐家·笛子宗师陆春龄教授九十华诞慈善专场音乐会”时，您打出了“人民音乐家”的旗号，您当时是怎样想的？

陆：这是我对“人民音乐家”这个名号的冲击，也是对我国只有3个人获“人民音乐家”称号的不同看法。

解放以来，我国已发展到近14亿人口了，从事音乐工作的团体也有成千上万，拥有了一大批有才华有贡献的文艺工作者，而中国的“人民音乐家”只有冼星海、

聂耳、贺绿汀三个，这未免也太少了，太滞后了。应该跟上时代，与国外接轨。这方面国外较为领先，如俄罗斯、朝鲜，他们常以“功勋演员”等方法来激励艺术家，为国争光，为人民作贡献。我之所以打出这个旗号，一方面也表达了我的心声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大声的呐喊。我知道，在世界管弦乐史上，像我这样的年龄还能连续吹上近2个小时的笛子演员，已经没有了，我是多么想申报世界吉尼斯纪录，可没有人为我筹办，也没有单位为我组织申报，真的，我多么渴望借此再显示一下我的实力。

当今的时代，是出人民音乐家的时代，让我们期待，在我们的国家里有更多的“人民音乐家”出现。当然，我的呼喊也希望引起有关方面领导的重视。

王：陆老，您9月14日刚过生日，这意味着您虚岁已经到92岁了。采访中，您的中气依然那么的足，精神是那么的旺，是笛子促使您长寿的吗？

陆：我一生都和竹子打交道，长年累月与竹子为伍。人家看我身体像竹子那样硬朗轻盈，声音如笛子般的响亮轻快。吹笛要运气，如练气功一般，所以长寿了。可以说这只是说对了一半，因为吹笛使我快乐，使大家快乐。我认为我长寿的原因主要还是自得其乐，知足常乐，助人为乐，与众同乐，心态放松了，心情快乐了，天天乐在其中，人自然会长寿了。

一切想得开，毛病没有了，心安了，觉也睡得稳了。人如沉浸在斤斤计较之中，为得利益而苦思冥想，动足脑筋，饭也吃不香，觉也睡不好，毛病自然染身了。有人还问我，在吃的方面是否以素为主？没有，吃的方面我什么也不忌，我喜欢吃红烧肉、炒虾仁。有时一顿我会吃上两块红烧肉，想吃啥就吃啥；有时盒饭也吃，一点儿不讲究。我有个好习惯，那就是烟酒不沾，从小如此，保持至今。

王：现在有人改革笛子，用笛子演奏流行歌曲，很是赚钱，有人因笛子出了名，动辄就要出场费，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？

陆：时代发展了，社会进步了，我不能以我们这一代人的老眼光来看待年轻一代了。年轻人反应快，接受快，对国外的东西吸收也快，很多方面都比我们这一代强，这是可喜的，也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。但有的人思维也许过于活跃，大胆改革民族乐器，对这个问题，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。民乐需要改革，形式怎么样，不妨试试，试了再说。即使要改革，基本的原则还是应当遵守，民乐总是民乐，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乐器，俗话说，越是民间的越有艺术性，越是民族性的，就越有世界性。

至于钱这个阿堵物，我是看得很淡的，要记住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的古训。10万、20万、50万乃至百万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那是没底的，只要合情、合理、合法有什么不可。人家赚钱，有出场费是好事，你何必红眼睛，看不惯呢。为人当宽厚，能容则容，能帮则帮。至于我个人的原则，便是够吃够用就行了。

王：您已90高龄奔上了，我看您还是那么忙，一会儿去新加坡、台湾，一会儿去无锡为学生，一会儿下基层与民同乐，这不，10月3日又从香港回来参加了《海派文化》10周年纪念活动，又是演奏又是高唱“愿为人民吐尽丝”，您这样马不停蹄，不怕累坏身体吗？

陆：92岁了，还在奔忙，我自己也说不清。一来是我生性好动，受江南丝竹之影响，喜热闹。二来是我的梦想还没有实现。我的梦很多，最基本的是如何把江南丝竹的音乐传下去，把中华民族音乐在海内外发扬光大。

当前，江南丝竹队伍很杂，后继乏人，我很担心，我以为有些东西还是越老越好。江南丝竹在我们这一代中逐渐衰亡的话，我会不瞑目的。为此，我希望当老师的应该全心全意地教，当学生的应该一丝不苟地学，师生精诚合作，一代强过一代，把中国的民乐事业搞得红红火火。

趁我还走得动，吹得动时，力求多做一点，做好一点，这样也许会对江南丝竹有个交代。人道是，有梦就会长寿，有向往也就有希望。以前，我所做的梦都是成功的，但愿我此次的梦也能成功。